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宋學士全集卷之六

明宋濂撰

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序

國朝雅頌序

國朝雅頌者鄱陽劉仔肩之所集也其曰雅頌者何
雅者燕饗朝會之樂歌頌則美盛德告成功於神明
者也今詩之體與雅頌不同矣猶襲其名者何體不
同也而曰賦曰比曰興者其有不同乎同矣而謂體
不同者何時有古今也時有古今也奈何今不得爲

古猶古不能爲今也今古雖不同人情之發也人聲
之宣也人文之成也則同而已矣然則曷爲謂之同
江河沼沚有不同也水則同陵巒岡阜有不同也土
則同人動乎物有不同也感則同趨其同而舍其異
是之謂大同曷爲知其爲大同期歸於道焉爾歸於
道焉爾者何世之治聲之和也聲之和也奈何天聲
和於上地聲和於下人聲和於中則體信達順至矣
體信達順其亦有應乎曰有三秀榮朱雀見龜龍出
騶虞至嘉禾生何往而非應也應則烏可已也烏可

已則有作爲雅頌被之弦歌薦之郊廟者矣是集之作其殆權輿者歟

郊禋慶成詩序

皇帝自登大寶主百神卽有事於昊天上帝以仁祖
淳皇帝配神作主於今五載弗懈益恭粵洪武壬子
冬十一月辛酉長日至復邁其時前期丙辰上御奉
天殿集臣工於庭告以誓命戊午出宿齋宮有司祀
掃反土鄉爲田燭各戒具修罔敢弗肅及期行事百
辟卿士後先駿奔牲牷肥腍圭幣溫繒器用質雅酒

齊苾芬樂舞具舉升禋上聞皇心內外質文兩盡上
帝居歆福祿攸降旣竣事禮部尙書陶凱工部尙書
黃肅工部侍郎牛諒晉府參軍熊鼎磨勘司令吳雲
兵部郎中劉崧工部主事周子諒祕書監丞陶誼晉
府錄事張孟兼吳府錄事吳從善咸謂皇帝升中於
天國之大典幸際熙明與於執豆籩之列不可無篇
什以紀慶成昭示萬世遂以唐詩星臨萬戶動月傍
九霄多爲韻各賦詩一章而屬濂序之濂聞郊祀之
禮始於有虞氏至周大備秦漢以來寢涉不經且惑

於六天六帝之說莫之適從君國子民者亦罕能躬
嚴祀事往往遣大臣攝之肆惟皇上一據禮經而洗
千古之陋每歲親升泰壇昭事上帝恪恭寅畏有赫
其臨陰斂陽舒降甘風雨覃及寰宇物無疵癘行見
鳳凰降而龜龍假矣聲歌之發茲非其時乎昔者周
人之頌所謂昊天有成命者郊祀天地也思文者后
稷配天也二詩辭氣奧密卒未易曉然非卜商之序
揭其宏綱後世何自而明之羣公之什優柔而雅馴
整肅而泰豫足以美盛德形容而告於神明善言詩

者謂其有得周人之微旨所可愧者濂非卜商之識
僭序作者之意君子其謂斯何雖然一代之成憲後
王之所取法者其大槩亦頗著見於間云是歲十有
二月甲戌朔金華宋濂謹序

御賜甘露漿詩序

洪武癸丑正月始和越四日丙午時加巳皇上御武
樓之便閣召御史中丞臣寧太子贊善大夫臣濂賜
坐左右上談嘉祥之應勅中貴人取所儲膏露於宮
中俄盛以翠罍跪進上前皆玉潔珠圓世所未覩已

而詔昇爨器至用金杓煉水二升火既勻水勢成濤
上起自龍帳中親啟罌以投須臾融化與水爲一上
取杓中瀉二內侍舉幕承之渣滓已淨重漉以絳紗
囊上飲一爵而分賜臣寧與臣濂焉且曰此天地至
和所凝也卿等服之去沈疴而衍遐齡臣寧等跪飲
其味甘如飴而弗膩其氣清於蘭而不豔一入口間
神氣殊覺爽越飄飄然欲御風而行於是各奠爵於
几頓首於地而退臣寧謂臣濂曰唐之李白召對金
鑾殿玄宗調羹以賜方策尚載之以示後世矧今聖

天子親挹天乳以沃近侍微臣共享二氣禎祥此元
黃覆持之恩不可忘也宜發爲聲詩以彰君之賜臣
濂伏聞王者有德上通於天嘉氣協應鴻羨滋播今
甘露頻降太和垓北民物敎寧洽於太康是皆一人
有慶使臣庶永有攸賴方將涵育靈澤衣被上德惟
思日孜孜以圖報爲事皇上不自滿假錫釐羣臣霑
丐天漿上昭靈貺此與黃帝出馬腦甕甘露頒賜百
僚之意同誠非唐宗之所擬也盛德所覃洽肌藏髓
曠世奇逢豈容喑默乃稽首再拜造詩一章以侈上

之賜從而屬和者凡若干人錄成卷傳示萬世子孫
荷天之休至於無疆云

應制冬日詩序

洪武二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上御外朝遣中貴
人召翰林學士臣濂侍講學士臣素侍讀學士臣同
直學士臣經待制臣禕起居注臣觀臣琳列坐左右
既而命大官進饌賜黃封酒飲之上屢命盡觴內官
承上旨監勸甚力臣濂數以弗勝盃酌固辭上笑曰
卿但飲雖醉無傷也酒終上親御翰墨賦詩一章復

繫小序於首命各以詩進臣濂最先臣禕次之臣觀
臣琳臣經臣同又次之上覽之大悅臣素最後詩以
民瘼爲言上曰素終老成其有軫念蒼生之意乎於
是各霑醉而退明日臣素以遭逢盛際光膺聖眷如
此不可無以示後來乃集其詩爲卷而以題辭爲屬
臣濂聞之在唐中世當夏日炎蒸君臣相與賦詩不
過以日長爲可愛涼生殿閣爲足矜後代多譏之惟
我皇上勵精圖治其於冬日沍寒之際彤諸篇翰固
不忘於聽政羣臣賡歌復以逸豫爲戒憂勤爲勸而

弗敢後者其故何哉蓋唐虞在上無小無大孰不精
白一心以承明德況於文學法從之臣職在獻替者
乎揆之於唐初不可以同日而語也臣濂不佞庸敢
以是序諸篇端上所賦詩別以金龍箋繕謄其副尊
閣於家示不可褻也

寄和右丞溫迪罕詩卷序

有志之士豈無鄉土之思哉昔者楚人鍾儀爲晉所
留晉侯與之琴遂操楚音越人莊舄仕於楚雖富貴
矣乃嘗爲越吟此無他不忘本也楚與越皆同中土

也語言相通也嗜好弗殊也尙爲之抑鬱發於音聲
如此況在絕域去中國數千里者哉宜其見諸咏歌
而不能自己也右轄溫迪罕公居於汴梁資稟素美
嘗從恕齋班先生學爲詞章久遊淮海元季亦躋膺
仕隨冢宰遠行遂留西域今見天朝使者至不勝鄉
土之思舊嘗賦絕句以寄治書瑣納兒加繼作唐律
一章獻丞相胡公其憂深思遠若不能勝情者想其
親屬睽離莽無一人四顧蕭條與影爲侶極目之頃
但見獵獵黃沙茫茫塞草而已右轄必慨然曰吾昔

居江淮錦繡城中聚族共樂者爲何如耶賓朋離索
誰可與接語言不通食飲異好側耳而聽但聞侏僂
之音啁哳之歌而已右轄又必長歎曰吾昔在中朝
文物府中更唱疊和者爲何如耶此所以發於性情
而形諸言者悽愴寥落讀之令人淚下霑襟也較莊
舄之越吟其情實過之苟寫於琴未知與鍾儀又孰
後孰先也丞相察其情以詩上聞皇上覽之尤憐其
志之不能遂也惻然有動於聖衷勅丞相御史大夫
而下咸屬而和之且連成卷軸詔翰林侍講學士宋

濂爲之序濂仰惟聖皇臨御德被六合凡日月所照
霜露所墜無不欲遂其生成然猶夙夜孜孜上法唐
虞三代之治唯恐一夫不獲其所況如右轄實有志
之士所以簡在上心者爲尤切右轄宜益堅乃心敷
揚聖化使西域之民皆知嚮慕中華文物禮樂之盛
相率來歸亦未爲晚也他日拜舞龍墀之下殊恩異
渥必將便蕃而至退而與親朋胥會以敘離合之情
庶幾重覩天日以享承平之福當此時發於性情無
非雅頌正音以歌咏朝廷之盛德其視向日憂深思

遠之作霄壤不侔矣右轄勉乎哉洪武八年十月壬辰具官宋濂序

春日賞海棠花詩序

春氣和煦海棠名花競放浦陽鄭太常仲舒開宴觴客於眾芳園時日已西沒乃列燭花枝上花旣媚好而燭光映之愈致其妍於是眾賓咸悅銜盃咏詩疊疊不自休酒半酣金華宋濂乃揚言曰李格非書洛陽名園記後謂園圃之興廢爲天下盛衰之候其故何繇憶昔烽火之際冒雨風竄匿巖穴聞人步履聲